

大城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城县委员会

大 城 文 史 资 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城县委员会

目 录

子牙河沿岸十七村惨案	大城政协文史办 (1)
津南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李玉川 (36)
邓毓怡生平事略	李印刚 (51)
吴锡祺小传	李印刚 (56)
我记忆中的杨杰将军	孟庆茂口述
	赵文澜、白银章、陈景华整理 (60)
东汪保卫战	刘全乐 (65)
独胆英雄刘巴棍	田 奎 (69)
杨大猛智勇除恶魔	赵文澜、冯中彦 (88)
路区长扶事	任子义 (93)
张银池夜袭金啸虎	李玉川 (98)
怒打日本浪人	李玉川 (101)
大城宪兵队、武装队概况	李印刚 (104)
张树森率部起义前后	李印刚 (112)
日伪时期的“悔过投诚运动”	李印刚 (116)
大城一中校史简述	徐文凯 (118)
大城医院院史	刘明新、陈景华 (133)
刘瑞章	杜占水 (147)
李质然	杜占水 (149)
“二师傅”孙凤台	陈景华 (151)
大城县会道门概况	李印刚 (159)

桥上岳王庙	刘全乐 (167)
传统风味小吃——薛家窝头	李印刚 (169)

子牙河沿岸十七村惨案

大城政协文史办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八月下旬，日本华北方面军第十师团先头部队田岛部由天津出发，从独流镇（天津西南二十五公里）沿子牙河西岸向西南进犯。八月三十日，日军攻占大城北部重镇——王口。九月二日，同国民党二十九军在西子牙河北村展开激战。九月四日，日军占领西子牙河北，开始对无辜百姓进行疯狂屠杀，制造了西子牙河北村惨案。而后，日军继续南侵，沿途相继制造了泊庄、姚马渡、中赵扶惨案。九月十六日，日军侵占大城东部大镇南扶赵。十九日，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沿子牙河向南推进；另一路向西进攻大城县城。沿河日军十九日傍晚行至八方村附近时，遭到国民党五十三军的阻击，第二天上午，日军以优势兵力打败国民党军队，进入八方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八方惨案。同日，日军沿国民党军队撤退的路线又分别制造了韩裴庄、李贾村惨案。九月二十一日上午，日军向安庆屯国民党守军阵地发动进攻，战斗十分激烈，下午，日军攻入安庆屯村，大肆烧杀，制造了安庆屯惨案。九月二十二日，日军由安庆屯出发，一天时间内连续制造了八里庄、黄庄子、邢庄子、豆庄、任庄子、赵固献等六起惨案。向西进犯的日军，十九日侵入大城县城，而后向南在南崔庄村转回子牙河大堤，同沿河日军会合。该

部日军沿途制造了贾庄、西陈庄、南崔庄等三起惨案。

日军在大城境内，所过子牙河沿岸以及附近村庄，无不烧杀屠戮，充分暴露了他法西斯强盗的真面目。

为了让后人牢记这笔血债，不忘国耻，奋发图强，我们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把这十七村惨案的发生过程详细、真实的记录了下来。这篇文章，是无数子牙河儿女用鲜血写成的。它是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

西子牙河北惨案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下午，日军先头部队田岛部沿子牙河大堤侵入西子牙河北村，同国民党二十九军一一四旅二八四团三营在村北药王庙附近展开激战。傍晚时分，二十九军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被迫撤出阵地。日军追至村北侧，未敢贸然进村，便驻扎在村北学堂内，夜间，二十九军组织了一次夜袭，但日军已有准备，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后，二十九军再次撤走。九月三日清晨，二十九军在村街口设下了埋伏，并派部分士兵身穿便衣，打着白旗在村口迎接日军，日军以为二十九军已经撤出村子，毫无戒备，大摇大摆地向村口走来，当他们走进伏击圈后，二十九军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日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少数狼狈逃窜。九月四日凌晨，日军调集大队人马包围了西子牙河北村，企图全歼守军，然而，二十九军已经撤走了。日寇为了报复，对该村无辜村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西子牙河北大惨案。

日军闯进村子，首先在村北放起大火，顿时，村子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有四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活活烧死在屋

里，随即开始挨门挨户大搜查，把青壮年都捆上双手赶到大街上。日军对被抓来的人随意残杀，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村民吕庆波身材魁梧，他家开着一个杂货铺，以做小买卖为生，平时很少下地，因此养得又白又胖，日军以为他是国民党军官，首先把他拉出人群，一个鬼子扒光了他的衣服，另一个鬼子象饿狼一样扑过去，对准他的肚子就是一刺刀，顿时鲜血从腹腔中涌出，流了一地，吕庆波倒在地上来回翻滚，三、四个鬼子用刺刀在他身上乱戳，转眼间吕已血肉模糊，不成人样了。青年刘忠青，乘鬼子不备，钻入胡同，准备逃走，结果被抓了回来，捆在一棵树上。两个鬼子手持钢锯象伐树一样在他脖子上锯起来，只见血肉横飞，不一会儿，刘的头颅就被锯了下来，鬼子们狂笑着，把他的脑袋当球在地上踢来踢去。村民陈培荣在外地做工，回家看望父母，刚走到村北口，即被日军抓住，剥光衣服，捆在路边的树上，残暴的日军先用刀刮他的肉，最后挑破了他的肚子。事后，人们收尸时见他周围的地上有十多片碎肉，肠肝肚肺在下身挂着，直坠到地上。

日军的暴行不但没把人们吓倒，反而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抗。青年陈忠义悄悄解开了绑绳，从地上拿起一块砖头朝日军一个头目狠狠砸去，随后冲出人群同鬼子展开搏斗，最后被日军抓住，挖出双眼，惨死街头。另一名青年袁义也挣断了绳索，勇敢地冲入敌群，想同日寇一死相拼，结果被鬼子砍掉双臂，含恨而死。

日军为防止人们再起来反抗，他们找来铁丝，把搜出的一百一十五名群众连成东、西两队，分别押往村外。东边一队共六十三人，被带到村子东南的一片空地上，日军小队长

挥舞指挥刀强令人们跪下，但富有血性的中华儿女个个威武不屈，昂首挺立，日军小队长气急败坏，举起指挥刀接连砍倒了三个人，随后下令开枪扫射。日寇的机枪响了。六十三名普通的中国农民全部倒在了子牙河畔，鲜血染红了他们祖祖辈辈世代耕耘的土地！

村东南的大屠杀开始的时候，西边那队刚走出西街口，枪声惊醒了人们，其中十六人一齐挣断了绳索，向村西北方向逃跑，除吕忠庆等四人钻入庄稼地逃离虎口外，其余十二人被抓住，押到村西北吕炳路家场中，用刺刀挑死了。随后，日军把没跑的三十六人押到村西南吕汉花家场中，分两排站好，他们在场的北面架起了机枪，一阵疯狂扫射，人们纷纷倒了下去。这三十六人中除吕义升被死人压在下面死里逃生外，其他人全部遇难。

日军在西子牙河北村共计残杀我同胞一百四十七人，焚毁房屋二百三十多间，给这个当时只有二百来户的村庄，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李印刚根据吕义升、吕汉文、毕殿恒等口述整理）

泊 庄 惨 案

日军在西子牙河北大屠杀之后，继续沿子牙河堤南进。九月六日下午到达泊庄村附近，同二十九军在村北罗家坟一带接上了火，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晚上八、九点钟枪声停了下来。二十九军退下大堤，趁夜色向西南方向撤走。日军随即翻过大堤，向村子扑来。

当时，大多数村民已于几天前逃离了村子，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日军进村后，挨家挨户搜查，把搜出的人都赶到大街上。日军士兵有的举着火把，有的端着大枪，把抓来的人团团围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挎指挥刀的日本军官走过来。他向人群看了一眼，用手一指赵连魁，两个鬼子立即把赵拉出人群，五花大绑，捆了起来。随后，日军开始在人群中挑选青壮年，共挑出十八名。日军押着他们来到村南的场上，当时，场的南面和西面都是水，日军让他们在水边站成一排，然后用刺刀挑死，尸体顺势扔进了水里。

第二天，日军走后，人们来到南场，见场边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据打捞尸体的人讲，这十八人中，赵连魁死得最惨，他被日军用战刀砍死，尸体上仍绑着绳子，脑袋在胸前耷拉着，只连着一一点肉皮……。

除被集体屠杀的十八人之外，还有十人在不同地点被日军杀害。泊庄惨案，日军共残杀无辜村民二十八人。（李印刚根据马志恩等口述整理）

姚马渡惨案

日军在攻占泊庄后，又继续向南推进。九月十二日，日军在姚马渡受到二十九军阻击。双方激战一上午，驻守的二十九军官兵死伤过半，因无后援，只好撤出阵地。

日军以搜查二十九军官兵为由，对姚马渡手无寸铁的无

辜村民进行残杀。

村民马德彪见二十九军撤走，知道鬼子就要进村，赶紧抱着家里的一些东西往南跑，想到爱农村躲一躲。没想到，刚跑到爱农村边，被鬼子发现，开枪打死。

在村北场上躲藏的马骡和马龙，被鬼子发现，两人撒腿就跑，鬼子随即朝他们开枪。马龙刚跑到场边，被一颗子弹射中，栽进场边的沟里。马骡继续往前跑，出了场，过了沟，前面是一片洼地，过了洼地就是一大片高粱地，他想跑进高粱地里躲起来，谁想就要跑出洼地时，被鬼子射中后背，一头栽倒在洼地里。马龙和马骡两人谁也没能逃脱鬼子的魔掌。

鬼子进村后，挨家挨户搜查。周明琪的父亲当时躲在马志杰家里，被鬼子搜出来，推到马志杰的邻居马汝钱庄坡上，马汝钱这时也被押到庄坡上，鬼子对无辜的两位老人下了毒手，用刺刀挑死，又踹到庄坡下面，肠子拉出很长，鲜血染红庄坡。

马志荣躲在自家猪圈里，被鬼子发现。鬼子让他走出猪圈，刚到圈边，鬼子怪叫一声，“死了死了的有！”“扑”的一声，刺刀捅进肚腹，马志荣“啊呀”一声，仰面倒进猪圈坑里。

村民马志发，身强体壮，鬼子认为他是“支那军”，将他绑起来，要他说出“支那军”的去向。因他确实不知道，回答不出来，鬼子将他押到河边，用刺刀挑死。

傍晚，鬼子怕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不敢住在屋里，在村外场上点火做饭。他们将村中房屋的门、窗和屋中的橱柜当作柴火，用来浇水、做饭，夜间烤火。

鬼子在姚马渡共杀害十一名无辜村民，毁坏房屋门窗五、六十间。姚马渡人民遭受了一次巨大劫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无不切齿痛恨。（倪连成根据马恩泉、马式三、马瑞芝口述整理）

中赵扶惨案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沿子牙河南侵的日军在中赵扶附近遭到国民党五十三军的阻击，经过一番激战，国民党军队退往南赵扶，日军于当日上午占领中扶赵。

当时村民多数已逃走，留在村里的大部分是老弱病残，约四十多人。日军进村后，把这些人赶到大街上，挨个搜身。村民庄景桥刚从街上拾了几个子弹壳，被日军搜了出来，拉出人群用鞭子毒打，庄连声惨叫。张老三等三人实在看不下去，跪在地上给庄求情。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将张老三等人连同庄景桥一起拉到村外枪毙了。

日军在中赵扶村吃过午饭，把剩余的罐头、饼干等食品堆在大街上，然后去南赵扶追击国民党军队。日军走后，人们以为日军剩下的食品不要了，就拿去吃了。没料到，傍晚时分这股日军又返回了中赵扶村，他们发现食品不见了之后，马上在村子挨门挨户搜查。当时村民都聚在刘沛城家院中，日军包围了刘家，并把人们往屋外赶，除刘传普的母亲和妹妹藏在套间，其大娘躺在地上装死外，其余人都被赶到大街上。一名日本军官手舞指挥刀“哇啦哇啦”咆哮，人们

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谁也没吱声，于是，鬼子让人们排成长队，押往村东。年逾八旬的老汉刘忠俊因瘫痪在床，不能行走，鬼子就把他的双脚用绳子绑上拉着走，刚一出村，刘就断了气。日军将人们押到子牙河边，此时天已擦黑。村民刘沛熙被五花大绑，走在最前边，当他走上堤坡时，一个鬼子扑上去，举枪朝他后心刺去，刘沛熙惨叫一声，尸体跌入水中。人们见此情景，知道反正是一死，于是，一齐冲上堤岸，同鬼子展开搏斗。村民张春荣冲上堤岸后，一个鬼子举枪向他刺来，张春荣一闪身并顺势抓住刺刀，将鬼子晃到一边，然后一个猛子扎到子牙河东岸，在一个小树墩后隐藏了起来。与此同时，村民崔玉堂、张文良、律德明、庄炳臣、梁富燕、刘沛珍、崔加征、二秃子等人也先后跳入子牙河，鬼子用机枪朝水中疯狂扫射，但由于天色已晚，看不清目标，这些人中除梁富燕脚部被枪击中负伤外，其他人都安全脱险了。其余没跳河的二十二口，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均被凶残的日军用刺刀挑死，尸体扔进了波涛汹涌的子牙河。

日军在中赵扶一天的时间，共计屠杀无辜村民二十八人。（李印刚根据刘传普、庄友学口述整理）

八 方 惨 案

沿子牙河南侵的日军，九月十九日（农历八月十五）行至八方村附近，遭到国民党五十三军二营五连的阻击。当时

由于天色已晚，日军未敢轻举妄动，他们撤下大堤，绕至村北侧，在一个窑地里驻扎了下来。

九月二十日，天刚蒙蒙亮，日军一阵炮火之后向八方村袭来。守军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接连打退了日军三次进攻。上午九点多钟，日军援军赶到，守军被迫撤出村子，沿子牙河大堤边打边撤，全连官兵大部壮烈牺牲，少数退至韩裴庄，然后向西撤走。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追击撤走的国民党军队，另一路气势汹汹地朝八方村扑来。

为求村子平安，村里让李殿明等十多名村民打着白旗在村口迎接日军。谁料，鬼子冲上街口，不分青红皂白，一枪将手持白旗的李殿明挑死，其他人见状，转身向街里跑，鬼子边追边开枪扫射，十多个人都被打死在大街上。鬼子进村后，见门就砸，见人就杀，八方村顿时乱作一团。砸门声、鬼子的嚎叫声、孩子的哭喊声响成一片。

村里有个香门名叫李殿荣，喜欢装神弄鬼，鬼子进村前他还向人们吹嘘要施展法术，挡住日军。然而，他刚在香案前跪好，法术未及施展即被破门而入的鬼子用刺刀挑死，其妻吓得钻到供桌下面，被鬼子搜出，拉到院子里砍下了头颅。

王志礼老汉年逾古稀，听到日军进村的消息后，急忙让子孙们藏到后院的马圈里，自己留在前屋照料卧床不起的老伴。不一会儿，鬼子闯进屋来，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刚想站起来搭话，但话还未出口，刺刀已经扎入了他的胸膛，老伴见他被杀，挣扎着坐起，大声哭喊，被鬼子用刺刀挑破了肚子，肠子和肝脏都流了出来。

孙宝环之妻将两个年幼的孩子裹进被子里藏好，她还未

及藏身，鬼子就闯了进来，把她堵在院子里一枪挑死，两个孩子听到其母的惨叫声，吓得大哭，鬼子循声闯进屋去，抖开被子，用刺刀将孩子挑起从窗口甩到院子里，活活摔死了。

何柏树听说鬼子进了村子，急忙把妻子藏在屋里，自己躲进了厢房，鬼子闯进他家后，首先发现了他妻子，几个鬼子扯着她的头发将其拖到院子里，用刺刀挑死。何柏树看后怒上心头，抄起一把镐头冲出厢房，同鬼子展开搏斗，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身中数刀惨死。

刘王氏母女三人被鬼子搜出后，赶到大街上，她们正往前走，迎面闯来一伙日军，其中一个用刺刀将刘王氏刺倒（未死），两个女儿趴在其母身上痛哭，一个鬼子用戥刀砍掉大女儿的脑袋，小女儿年仅七、八岁，被一个鬼子抓住大腿，抡起来摔到墙上，孩子当即被摔死，鲜血和脑浆溅了一墙。

日军大搜查后，将搜出的五十余名群众押到大街上，其中，十多名青壮年被带到村东南，全部用枪打死，剩下的人被押到街中的一块空地上（现商店门前）均用刺刀挑死，他们中即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刚会走路的孩子，其场面惨不忍睹。

日军在八方村一天一夜的时间，共残杀我同胞一百零八人，牲畜、家禽全被吃光杀净，他们临走还在李宝瑞家墙上用死难同胞的鲜血写下了“此村鸡犬不留”六个大字。

八方，这个子牙河畔美丽的村庄，经日寇洗劫后，街上到处是横躺竖卧的尸体。

日军走后一个多月，逃出的人们才陆续回到村里，在掩

埋尸体时，由于大部分尸体被成群的野狗啃得只剩下了骨头架子，人们只能凭被撕烂的衣服碎片和头发的形状来辨认自己的亲人，当时，村子四周都是水，尸骨不能进坟，人们只好在村边庄基上将死难者草草埋葬了。（李印刚根据孙德荣等口述整理）

韩裴庄惨案

在一路日军血洗八方村的同时，另一路日军追赶国民党军队来到韩裴庄附近。

韩裴庄距八方仅一里多地，当时，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已经逃走，剩下部分老弱病残听到日军要进村的消息，慌忙躲藏起来。有的藏进了菜窖、山芋窖、防空洞，有的钻进了柴草堆，还有的钻进了夹坯墙。

村中乡绅苑连云等人认为日本人不杀老百姓，只要出面迎接一下，慰问几句，就算完事大吉了。于是，他领着苑兴云、苑广海等四人举着纸糊的日本旗，拿着香烟、点心、提着茶水到村口迎接日军。哪知和日军一见面，他们就兽性发作，端起刺刀向领头的苑连云刺去，可怜苑连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被刺身亡。苑兴云一见连云被刺，怒上心头，他大喝一声，扑向刺死苑连云的那个鬼子，想夺他手里的大枪，与之拼命，但他刚抓住枪托就被另外一个鬼子刺中胸膛，倒在地上。其他三人见日军杀人不眨眼，冲过去也是白送死，因此，转身往街里跑。日军蜂拥而上，紧紧追赶，追上一个

刺死一个，结果又有两人被刺死，只有苑广海年轻体壮跑得快，没被日军追上，才死里逃生，幸免于难。

鬼子进村后，从村东到村西挨户搜查，疯狂屠杀，只听砸门声、叫骂声、鸡飞狗吠声响成一片。村民无论男女老幼，凡被日军抓住，均遭杀害，无一幸免。

任泽新一家十五口人藏在自家的菜窖中，被鬼子发现，赶出窖外，其叔叔被挖去双眼，死在西厢房，父亲赤手空拳同鬼子搏斗，最后身中七刀，惨死院中，年逾古稀的爷爷、奶奶被刺死在东厢房门口，两个妹妹被挑出肠子，倒在堂屋，姑母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被日军从后背刺穿，刺刀从乳房下透出，划破了孩子的脖颈，可怜这一家人，除任泽新钻进炕洞免遭毒手，其姑母及表弟受重伤外，其余十二口人全部遇难。

任林舟一家十二口人藏在自家的防空洞里，听见日军砸门声，其大爷便去开门，不料大门一开，冲上一个日军端着枪便刺，将其刺死在门洞里。由于他大爷出洞时，洞口没盖好，被日军发现，残忍的日军接连向洞里投入五颗手榴弹，除了任林舟和两个妹妹躲在洞的角落里，未被炸死外，其余九人均被炸得缺头少臂，四支不全，死于非命。

村里有位信神的任李氏老太太，听到鬼子进村的消息后，赶忙跪在神龛前默默祈祷。另有本村十几名村民也藏到她家，求神保佑平安。然而，正在人们祈祷时，一群日军闯进了屋子，先将任李氏一枪刺死在神龛前，其他人见状，赶忙向屋外跑，日军蜂拥而上，将这些手无寸铁的村民围在院子当中，举枪乱刺，转眼间，十多个人全被挑死，无一幸免。

日军大搜查后，将没出的二十多名青壮年押到村西水塘边，强令人们依次站好，然后在东面架起机枪，日军指挥官战刀一举，机枪响了，一排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人群，二十多名无辜纷纷中弹倒在了地上，人们的鲜血流进水塘，把水染得一片殷红。

韩裴庄惨案，日寇共杀害我无辜村民七十八人，占全村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六，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欠下韩裴庄人民的一笔血债，人们将永远铭记这血海深仇。（白银章根据任津新、任林舟口述整理）

李贾村惨案

李贾村是清明太监李莲英的故居，位于子牙河南，与城南叶家楼村隔河相望。子牙河南老堤沿村边而过。当时，该村只是一个四十多户二百多口人的小村子。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国民党二十九军一个连由北进入李贾村，在村东土围子处挖战壕修工事，准备迎击日军。上午十时左右，沿子牙河南老堤进犯的日军进入土围子前时，国民党守军突然猛烈开火，顷刻日军伤亡几十人。日军遂调整队形，用小炮、机枪、步枪猛烈还击，战斗十分激烈。

二十九军凭借有利地形，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日军被迫后撤，退至申五台以北老堤、新堤交叉处，兵分两路，一路沿老堤正面进攻，一路沿新堤绕至李贾村后侧，准备合击中